

燕市積弊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日存留 以備彙集成冊

宣統己酉年七月第三册

# 燕市積弊

北京愛國報館印

燕市積弊

序

前人有言曰 精神到處文章老 閱歷深時意氣平 大矣哉  
 精神閱歷之功用也 燕市積弊一編 為友人待餘生所著 篇  
 中記載京師風景 有似都門紀畧 而其發明表裏 洞澈隱微  
 較之都門紀畧 則遠過之 蓋世態之炎涼 人情之詐偽  
 與夫鬼域之伎倆 時局之虛誣 無不了如指掌 明若燃犀  
 能令人增廣見聞 豁通心目 誠醒世之金鐘 渡迷之寶筏也  
 矧非精神圓滿 閱歷邃深 何克臻此 惟散見報章 難窺  
 全豹 心竊惜之 爰搜拾編次 刊印成書 庶珠聯璧合 以  
 快閱者之目云爾 是為序  
 宣統元年歲次己酉

大興丁國珍寶臣氏謹識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日存留 以備裝訂成冊

# 燕市積弊 (第三册)

## 飯莊子

待餘生



飯莊子跟行相表裏 沒有樹茶油三行 沒有飯莊子 所以他們用人 都得在口子上去叫 後來買賣越來越大啦 才有各抱各莊眼兒之說 凡了作兒 確確的 都是本地人經管 慢慢兒油夥兒偷手藝 而今才有山東人 但是這行買賣 向不一律 其中有個冷熱的分別 如早年財盛館 文昌館 匯元堂 都為冷莊眼兒 除去團拜作壽唱戲之外 平日簡直的沒人 如現在外城的福隆 慶豐 天福 惠豐 同興 同豐 慶福 都叫熱莊眼兒 熱莊子之中更有分別 如用官席 總是福隆惠豐同豐等處頂好 其餘菓便席兒 就屬慶豐同興 如內城的慶和 同順 德豐 太昇 另是一個作法 要擱在城外頭 決計不行 要論各作各地道 也不算甚麼弊病 就是桌數兒一多 愛出毛病 假如請個一兩桌客 或是

燕市積弊 愛國報印

卷三

二

叫他的外會 真是精緻飽滿 只要你一唱戲 立刻就大路活啦 不信去瞧瞧 這桌賣頭兒就大 那桌賣頭兒就小 燴蝦仁兒真能半碗稀湯 點心是挑樣兒顯奪着使 外帶著抽冷子就是涼的 要說人客多呢 廚房人可也不少 缺少一人 他也不應 頂不講理就是席票 只要一隔幾年 直彷彿白尋 打發出來不讓供菜 雖然先給他錢 猶如欠情的一般 不信就取取看看 淨說不行

## 飯館子

本處的飯館子 向分三等 有大小中之別 如前門外早年的四大興 及現時的福興居 萬福居 斌陞樓 都算大飯館兒 如鼎和居 泰和館 萬年居 百景樓 雙龍居等等 為小飯館兒 其餘如通聚館 富源樓 同和館 致美齋 都為中飯館兒 這裏頭的弊病 比那行都多 吃飯的主兒 向係不肯問價兒 (太貧) 就聽他一算 永遠不駁 直彷彿萬年全

未完

都沒錯兒 因而這些跑堂的 也就隨便說說（有櫃上開條兒的甚少）管保你進門 任甚麼沒吃 就得好幾吊 甚麼瓜子咧 花生咧 茶咧 水煙咧 紅紙片 請客咧 全都是錢 大飯館子官坐還得算實 早先每間兩吊 近來不知道算多兒錢 一切湯湯水水回杓熟 向沒準價兒 你再外買東西（如燒餅瓜菓之類）更要加兩倍算錢（照例加一倍）多有不明白的秧子（即窳大頭）進門胡要（不在乎貴賤）只要不是他照例的文章 也得多算錢（如玉蘭片絲兒炒芽菜加火肉等物）只要這個菜不常做 就得櫃上去問 只要一問 萬不能少算錢 再遇見這個飯坐兒愛挑眼 更得叫他去宰啦（如嫌不好換換之類）饒叫他宰 還得多給幾煤（零錢）近來東西雖貴 倒是大中飯館子 較為公道 頂是那些小飯館兒 才是詭人呢 新近記者在某小飯館兒 要了兩個尋常菜 喝了四個半碗兒酒 共吃了十幾吊（不多）趕倒算賬的時候 還會使慳活 明擺著沒有值兩吊四的菜 他要算兩吊四 他又拉不下臉來 居然會把兩吊四分開

念成倆一吊二百錢 豈不是慳活嗎 這並非是一己之私 實在與你們生業有碍 眼看大中飯館兒 一天多似一天 小飯館再一味的詭人長價兒 恐怕有點兒不合局吧

## 茶館兒

北京中等以下的人 最講究上茶館兒 所以這個地方 茶館兒極多 這種買賣向分兩種 有江南茶社 有二暈舖之說 如早年後門天匯 以及外城的天全 裕順 高明遠 跟現在的廣泰 匯豐 同和 海豐 都為江南茶社 其餘如前門大街左右 都是二暈舖居多 大茶館有搬壺（即頂大的銅壺）櫃上可帶南菓（即紅爐點心）不但不賣餡兒餅 外帶著炒來菜兒也不行 要是二暈舖呢 不過櫃上帶點兒鹽水悶爐兒 窩兒薄脆 蜂糕肉饅頭（萬不能賣鵝油方脯）沒有搬壺 還是不帶紅爐 今把二暈舖暫擱勿論 單說說大茶館兒 萬萬不能長啦（關一個少一個）請想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日存留 以備裝訂成冊

是得多大的房子 多大的調費 前前後後 共是得多少人 在櫃上的人 得能瞧肉 撮米 打麪抹子（即用吐沫一捻瞧好歹）竈 跟餅麪案兒的賣頭兒大小 登時拉過來得瞧 或大或小 蹲上另做 輕者晚上說話 重者就得下工 堂口兒各分各的零錢 竈上都有股分 早先茶錢可以保嚼穀（餽餽賣飯乾賺）而今可有點兒不行啦 這其中也有兩個原故 一是飯館兒開的太多 不差甚麼 都不願意上茶館去吃飯（也不賤）一是烟館禁止 清茶館兒遍街 誰還肯奔馳多遠去喝茶呀 再者說 除了有大院兒的地方 又不准有外堂（即是門口兒街上的走桌）作小買賣兒的 不能看著他的挑子担子 又是不合式 三下裏一湊 簡直的要玩兒完 論到這個行當兒 算是一種優買賣 若非當初房錢賤 誰肯拿那們些錢 作這宗冤哪 每見城裏頭的大茶館兒 動輒都用好幾百間房 竈上響杓 後堂都聽不見（多大地方）要依我的愚見 或把他改成市場 或是佛照大觀賓宴等樓的作法 准比這個上算的多多啦 就苦於東家

燕市積弊

愛國報館印

四

沒錢 又不肯招外股兒 又是祖產不可擅動 那們您就慢慢耗着吧 噯 多愚

## 黃酒舖

黃酒出於浙江紹興府 故名紹興 其最著名之家 不過就是安守同 全城明 德潤徵 這幾處 其中也分京莊 外莊 別看都是一個地方兒所出 實在東西不一樣 不用往遠裏說 就拿天津一比較 簡直的不能喝 據南邊老說 本地的黃酒 比別處的更壞 甚至於連顏色都差的多 反正是由製造的時候兒 量道路之遠近 道路越遠 越得是好材料（不然 走不到地土就壞啦）早年是出北通州往京裏來 再發給各舖 要不然 乾菓子舖的幌子上 爲甚麼都寫照通發行呢 可是大莊總得說黃酒舖 不論多大乾菓子舖 也算是外行 都說黃酒舖甚麼會作酒（由壞作好）其實沒那們八宗事 往外零賣對點兒 倒是有的 從中的真弊病

未完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日存留 以備裝訂成冊

就在改造兒 能把舊鏢子舊泥頭整修如新 單有這行手藝人（早先獨門兒 而今會的多啦）能把原字號的空鏢子 從新刷灰打印兒 上邊兒的泥頭用土做好 另打字號戳子（安定同還是安定同 德潤徵還是德潤徵）也不論花刁 中鏢 大燈子 小酒兒 全都能做 先做得後灌酒 再去窺人（泥頭上打眼）一切絡子 耳子 包胡椒眼兒 能夠依然照舊 就便金華火腿 也能現包 凡竹劈子 虎皮葉子 都在茶葉舖去買（茶葉篋子）拆開拿水一泡 就使東村 誰要硬說不對 叫他撫心自問 也許現在他們改良啦 哈哈 元同

### 戲館子

本地管著戲園子 叫戲館子 離開北京 都叫戲園子 並且本地叫作聽戲 外省通叫看戲（足見外江派的好老 是只能看 萬不能聽啦）俗語說百里不同風 先不必計較他 惟獨戲館子這行買賣 真是拿着銀碗討

燕市積勞 愛國報館印 卷三 五

飯 好漢子不幹 賴漢子沒有那麼些個錢 在有五城的時候 各館子的正面兒樓 直不能賣 淨得預備車轎班兒 甚至五城的小馬兒 都得應酬到了 一個挑眼 不是打架 就是捧茶壺 從打二十八年 天樂園開市以後 就顯出文明進步 後來又一上捐 這才算是真正買賣生意（早先直是播臺）前台各地 向來都有名目 甚麼東台 西台 南台 北台（看是那們的場）三廳 三廊子 大牆 踏板 柱眼 小池子兒 樓上左右正 分爲三面兒 靠裏爲內官 外首裏爲外官 現截開的 名爲夾官 儘裡頭叫倒官座兒 靠正樓如不加官 可以買坐桌兒 堂裏有總巡 有散巡 攔門的是在門口兒（下堂 擺攤兒的 都得給他們錢）各地有各地的賣座兒的 餘外還有個堂頭 每地多少桌 由一至十的算 加空 據燈兒 現來現說 櫃上有坐賬（管銀錢出入總數）有小買（淨管畫數兒 不管銀錢）堂裏如交現錢 單有管現錢的（早先九四九二都有近來銅子 不可知怎麼摳）票子跟錢要不一樣 堂裏頭就算合了式啦

未完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日存留 以備裝訂成冊

白話淺說

票子臭 交票子 錢臭 交現錢 不論查的多嚴 也是作弊 往往見賣座兒的 蹲在地下 在錢板上打算盤 就是合計怎麼搵錢哪 要偷上數兒 神仙也瞧不見 您想一千多人 焉能都不出去 只要有空子 就能張冠李戴 再遇見個楞兒 更得受他們指使啦。花錢買座兒。他硬敢報客 說了半天 還都不算病 頂大的病根了 就是座兒一多沒人管 給他票子 懶得找錢 假如三位五吊不找 六吊也不愛找 要是櫃上收茶錢 爽興你更不用喝茶啦 再一櫃上賣票 進去是沒人兒理 你拿著票轉磨 他們是旁若無人 記得上半年 我在文明戲園去聽戲 買得是散座兒票 一進門兒 真是男客滿坐 女眷如雲 喊了半天 也沒個人兒管 只好自己找個沒蒼蠅的地方坐坐兒吧 拿了一個橙兒 加在下場的柱眼（就是斜對台柱）喝 立刻賣座兒的 都不答應啦（侵他的主權啦）他對我說 您要加橙 得按照次序（我不懂）總得先緊靠台柱（瞧不見）然後才能往外加（誠心作對）我只好對他說 你先儘著賣別人

燕市積弊

卷三

六

愛國報館印

我先站在這兒等著 多嘴應該加在我這兒 我再坐下 問的他無話可對 這才網開一面 幸又遇著熟人 才張羅了張羅 要是不遇著熟人 我真是得甘受他們的氣 虧了是我 要是山楞 只好白給錢吧 諸如此類 一言難盡 多能事的園主 受這種影響的居多 凡是這路碎催 他一瞧見上座兒 他就脾氣大了 只顧他們窮搵 可不管人家萬金血本 爲的甚麼呀 以後再若開戲 這類毛病 大可以整頓整頓 因小失大 是那個值的多呀

## 南果舖

北京點心舖 向分兩種 內城叫作滿洲餠舖（可以帶鼻煙兒）有喜筵棹面 可不講賣龍鳳喜餅（如今也能對付著賣）外城叫南果舖 可不帶奶油 按著老規矩說 許多不一樣地方兒 或內城有外城沒有 不然就是外城有 內城沒有 譬如中餠餠裏頭的南燒餅 以及茯苓夾餅 是內

未完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日存留 以備裝訂成冊

城應當沒有 要是切塊兒油糕 跟七炒（就是中菓裏頭的鍋餅片兒）外城應當不賣他（而今也賣）這種買賣兒 原是櫃上管櫃上 紅爐管紅爐 櫃上不過打打蒲包兒 裝裝匣子 短甚麼跟後頭要 每天晚上 查點 都是甚麼賣缺啦 趕緊告訴紅爐上掌案兒的 在水牌上點個點兒 好預備甚麼 所做的餠餠名兒 還把他編成歌兒念 甜的歸甜的 鹹的歸鹹的 雞蛋的歸雞蛋的 酥的歸酥的 就以雞蛋的說吧 頭兩句就是（糟糕油糕西洋糕）炒食套環兒雞蛋捲兒）就這們兩句 所有用雞蛋的東西 全都有啦（餘可類推）照櫃上說 原沒甚麼弊病 除去墊油紙是個腥架子 就是節令東西瞪著眼硬說沒啦（可惡）還有一個小毛病兒 不差甚麼的都不在意 不論中餠餠 大八件 他老給你攪三酥（核桃酥 蛋黃酥 到口酥）皆因這三酥 是又省工又省料 比賣別的餠餠利錢 大的多 不信淨要棗花兒 捲酥太式餅 不是說賣缺啦 就說您拿別的吧 這裏的事情多的很 嚅們先說個大概 其餘紅爐裡的玩藝兒 嚅們

燕市積弊 卷三

接著再說

### 紅 爐

餠餠舖的買賣 櫃上原沒手藝 所學不過就是包包兒 裝匣子 打打蒲包子 所有的貨物 都歸紅爐做 不管多關的餠餠舖 離開紅爐就算不行（沒的賣）這種手藝 早年每月才掙大杆兒錢 二十來吊 後來齊了會子行（念杭）才掙個二兩來銀子（還得說掌案兒的）所用的材料 離不開白油蒸麪 有做酥的 有不做酥的 如芙蓉糕薩其馬等等 可不用小糖兒 都是自己炒料子 所以各樣糕點之外 直到南糖都歸這一行 這要一樣一樣兒的說 五天也說不了 而且滿打都說出來 也沒甚麼毛病 總而言之 越細的越利大 輪到中餠餠中果 雙麻兒 套環兒 鹽水燒餅 也就沒多大方向啦 外行都說做的生 可也得分甚麼東西 假如餠餠棹上所用的 大七星點子吧 不生決計攪不住 那要一熟 准得塌啦 其餘白皮兒的 大半都歸蒸麪 雖不能十分熟 萬也不至於吃了

未完

拉稀 惟獨有兩樣東西 實在我可不敢捧 一是茶食餠餅 一是紅爐茶食的餠子 是甚麼都有 甚麼碎餠餅渣子 剩貨呀 都往裏攪合 紅爐地道是擦案子麪 多啓紅爐上 也不用沾(念展)布 都是零碎擦完了案子 往紅爐兒裏一扔 等到一發 就做紅爐 外帶著單掛一層皮 所爲漂亮 除此之外 倒沒別的

## 餠餅棹子

北京有種至上當的玩藝兒 莫過於餠餅棹子 皆因這種東西 關乎滿洲的禮俗 遇著白事 不能不如此 這個意思 也就跟掛幛子差不多兒啦 (同是廢物)所以內城的滿洲餠餅舖才有呢 其中分多少節 有五節的 有七節的 甚麼十一節 頂多十三節 (跟玲瓏塔一樣) 有用花糕的 有用七星點子的 至好不過 叫作官三節 不論那路 向分頂子的好歹

貴的用鮮菓子 (跟大密供頂兒同) 有用大麪餅的 (賤) 並有甚麼橘子麻柑兩摠兒的 餠餅不論好歹 棹套可得新鮮好看 未從要定之先 也得驗驗材料 (彷彿橋圍子 單片兒) 多少錢是多少钱的圍子 若遇夏天有雨的時候 餠餅舖還得跟著去照應 (怕髒了圍子) 輪到價值 有十四兩 有十六兩 有十八兩 還有二十多兩的 細想究竟有甚麼益處 又不好吃 (生的) 也沒甚麼好看 不過大家看著 的確是花了這麼些錢 (自然好看) 要按這種祭品 原不值那們大價兒 不知餠餅舖裏 有個難處 凡是送餠餅桌子的主兒 必是爵尊位大 裏裏外外 都得有花銷 假如你要是不給 也不跟你要 可是你的傢伙 就別想拿出來啦 現在融合滿漢之際 這些個禮俗 都可以變通變通才好 一來去去滿漢的界限 二來大運動家 也可以省倆錢兒 豈不兩全其美嗎 就是餠餅舖苦點兒

## 蒸鍋舖

蒸鍋舖的買賣兒 發明最早 凡在北京開設的 全是山東人 早先他門口兒 還擺着兩斛食樓子（就是木頭做的小邸都城兒）遇有買斛食的（俗名施食餅時）得架弄上那個玩藝兒（兩家兒買 就趕不及啦）配合著彷彿透火熾 後來人越來越機靈 誰都不上那個當 所以近年這種樓子算是消滅啦 並且這個買賣兒 切摹兒是真不少（似乎近於生意）他必得在窗戶上 或幌子上 寫點子戲齣兒 遠遠兒一看 直同現在的彩票行一樣 也是紅一條兒 黃一條兒 上頭寫點子甚麼牧洋圈咧 四郎探母咧 轅門斬子咧 走馬荐諸葛咧 其實說的可是江米人兒 並有個放生大桃的商標 我可沒見誰做過（不開眼）頂不講理 是外帶著賃書他那幾種書 不但名目特別 就是三國列國 也跟印板的不一樣 左是不施公案 彭公案 劉大人私訪 吳越春秋 馬錢龍走國 走鼓粘綿

直彷彿跟影戲又差不多 誰要愛看 非有押帳不賃 真逼的窮老太太兒 把銷子都摘下來 作了押帳啦（愛聽可沒法子）及至把書賃了來 還得求人（好念哪）現在一切老媽媽例兒 未必不是這個東西傳染 就不必說他的壽桃 喜字餅兒 是甚麼分兩啦 核算這行買賣 沒一樣兒實在物兒 直頂年底下的饅首 都是對成兒熟 開票一過三年 簡直不願意給 就是老本京派兒 叫他幾樣兒點心 還透點兒公道 噯 倒有一樣兒可取呀

## 切麵舖

這種買賣兒 也算一行苦手藝 在北京城裏開舖子的 分兩路人兒 一是山西 一是直隸 所用的切麵刀 式樣也不同 這種玩藝兒 除了麵次 分量小 總算沒多大利 每斤麵合計 不過四兩水之多 頂大的弊病 就有兩樣兒 一是壽禮的桃兒麵（說五斤只有三斤多）一是辦紅白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日存留 以備裝訂成冊

大事的主兒用的多 本家兒越忙他越慢慢兒的送 變法兒叫你開著鍋著急 不但山子軟 更不必說分兩啦 恁想 廚子都等得眼藍啦 還順騰分兩嗎 假如你要叫三十斤 他先來十五（還許夠十三斤）再等你催得無可催 跑得無可跑 再給你來那十五斤（也就是十斤出點頭兒啦）在這種弊病 人人都知道 外帶著不用抬槓 一天不奏准度量衡 一天也不行 還有一事 說起來更覺可笑 凡他們蓋麵的布兒 以及圍裙等等 都是麵舖的口袋 好在近來一改銅子 還不跟麵舖要錢串兒啦 餅案子那邊兒的毛病 改天再說吧

## 裱畫舖

裱畫兒的手藝 以琉璃廠為最高 向分蘇裱行裱兩種 蘇裱結實 行裱含糊 價錢也不一樣 要應人是甚麼裱兒 就是甚麼裱兒 從沒欺過人 所以裱畫兒 都講究琉璃廠的手藝好 跟廊房頭條的畫舖一比較 可

燕市積弊  
愛國報館印

卷三

十

白話淺說

大大不同 頭條是取其賤 琉璃廠是取其好 所有托心子覆稍 都用綿連架連 一至拴捍兒的縲子 天地捍兒 軸頭兒的包首 提絆兒 無一不實在 價錢雖貴 可比行裱兒強的多 近來紙價一貴 也出了弊病 凡以上所說 往往多用粉連 甚至於縲子用繩兒 包捍兒用印花洋布 空說無憑 有個証見 就看他接紙的搭口 就明白是粉連不是粉連啦 粉連又短又窄 萬不能跟綿連架連一樣 這個槓還是萬不能抬 還有一節 新字畫與揭裱 以內行說 原沒甚麼多大的費事 可是每逢揭裱舊畫兒 他必要訛人 不是說您的字畫太好 揭壞了賠不起 就說過爛不容易揭 其實以新四尺對兒而論 南紙舖才應二錢多銀子的手工 碰巧裱畫舖倒許裱不了 不知道是怎麼個毛病

## 刻字舖

刻字的手藝 本來甚苦 年歲或老或小的人 全都吃不成 每刻一板分

未完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日存留 以備裝訂成冊

白話淺說

兩道手 有代刀挑刀的分別 伐刀管刮板 上樣 均綫等事 把字的正面伐好 交給挑刀去挑 挑刀把反面弄挑得 外帶鏟空 一就是沒字的空 格 亂先每百宋字 才掙五百當十錢 頂好的手藝 才能了零碎兒 (如名戳票板花信箋之類) 反正也掙不了多少錢 早年有鄉會試的時候兒 指著應點硃卷 刻刻闌墨 甚麼憲課咧 詩詞文集 混箇嚼穀 再不然 刻點子善書 也可賺倆錢兒吃飯 近來一維新 善書是沒人看啦 (可看的也許多呢) 又一興活字印刷機器 這行兒簡直的要糟糕 若論這種手藝 除去應大家的計聞 彷彿透著賤事 其餘並沒甚麼多大毛病 因為沒毛病 才屬這行兒苦 細想中國的工藝 何日是個出頭 推原其故 凡是百工手藝 全不懂研究進步 以備抵制之法 就知道工人之子常為工 三代以上 還講究孫襲祖業 子受父訓 傳到而今 雖有師徒的名分 一般頑固老師傅 還是有點兒古風

燕市積弊  
愛國報館印

卷三

十一

漆鋪

北京的漆鋪 大半都是山西買賣 也不論生吧 熟吧 龍罩吧 退光吧 反正都有行市管著 以貨作價 物值所值 公平交易 並沒甚麼格外的毛病 至於賤買貴賣 原是商業的本等 市面兒萬沒個賠本兒賺吆喝 的就說前門外 廊房頭條 大柵欄兒 觀音寺兒一帶 都是老字號 就有一樣兒 不知道是誰給留的規矩 凡是自己買漆 僱人漆壽木 油漆匠必要往手裏繞對發票 細一打聽 趕到漆完之後 按照發票上的斤數 能夠往回找錢 (跟銀花紙一樣) 還有個名兒 叫作找續兒 雖說不算甚麼大毛病 究竟算是那道買賣規矩哪 嘔 是嘍 為的是油漆匠讓本家兒 好在他那兒買 也倒是個主意

喜轎舖

中國舊俗 凡婚姻嫁娶 必用喜轎 早年有洋轎 官轎 星星官之名

未完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口存留 以備裝訂成冊

近來窮極奢華 越講究越闊 又興出平金加綉鑽石的轎圍子 一切旗纓傘扇 都遍鑲玻璃鏡兒 直頂到抬轎的人夫 都要尊立見新 如遇賃用之家 可分兩等賃法 其中有飛來號 字號舖兒之說 字號舖兒價錢雖大 可透著齊整 飛來號亂無秩序 可是省錢 然既圖省錢 自不能求全責備 就以字號舖兒說 而今也怕日子太忙 向來還行買賣 要忙是忙個死 要閒是閒個死 俗言說得好 吹鼓手命窮 好日子多重(念崇) 現在一立教養工廠 游民習藝所 貧民院等等 真要這行兒的命 遇見這天要應幾夥轎子 簡直的沒處兒去找人 也搭着因事所隔 鬧得字號舖兒也生出弊病 居然也會八面鼓裏 倒塞上五隻牛(不會打充數兒的鼓手叫作牛)前頭四個淨背着不打 後邊的四個只有三個同同同 清音是一管笛掌缸 那一管湊合事 有當沒七錢 還往腰子上鑿 扛著肅靜 帶著清道 一個人能打兩扇紅牌 向來本家兒是忙 萬沒工夫跑到頭裏看 娶送親的是外親友 誰肯去招這宗證呀 日前有個朋友娶親

燕市積弊  
愛國報館印

卷三

十二

更不像事啦 應爲零人趕夥 差一點兒鬧的掌上燈(預先說明的 不願意就散)要照這麼一瞧 往後外城貧民院再一成立 還不定得怎麼著急哪 按這類舊俗 一時既難驟改 就得想變通的法子才好 若由公家發給零人執照 大可以明定章程 窮人亦可得點兒實惠 多掙幾百 省得叫他們由性兒賺人的錢(零人頭兒 單有一筆人錢)往後大宛兩縣 既不抓民夫應差 可以把這項空頭 補助各局所的窮人用費 凡一切官差 貼補各處口子 以及對成的賺賬 全都是錢 若以每年紅白事而論 實在不少 除去抬夫有行當兒的人多掙 其餘的窮人 實在的可憐 嗚呼 盼著中國沒零人就好啦 可不知得等到何年呢

## 槓房

槓房的營生兒 跟喜轎舖相等 可是比較起來 槓房的價值稍廉 假如八抬官轎 二十四槓 人數兒自是差遠啦 出殯的執事還多些個旛傘兒

未完

不信去講 跟轎子的價錢差不了許多 也搭著抬轎抬槓 擗項不一樣 還是出殯那天都可 娶媳婦是要紮堆兒（好日子）要設起城裏城外的作法 向來是兩樣兒 彼此把界綫 守了個很嚴 城裏頭槓房 不置城外頭的口兒 城外頭槓房 也應不了城裏的事情 偶有出城的 亦不過恒裕等號 稍不靈通的字號 不能出城（日子錢麻煩）這宗買賣 越跟他講大殯 越沒甚病（除去經手人勾著使錢）勢派兒越小 越出毛病 以外城十六槓 加喪鼓鑼鼓官鼓大號 呼為乾三件兒 到了城裏 即是兩根門蠶八根曲摠 影日傘小轎兒的一般（滿漢的禮俗）就以乾三件兒說罷 有個照例的弊病 不差甚麼 不大留神 靈一出堂 向來十翻兒是不打堂鼓 打堂鼓的人 趕喪鼓的大鈸哪 及至起槓之後 這才響堂鼓 喪鼓那邊兒 就剩了三個人啦 說到大殯驗材料（就是膠軟片）向例是玩兒手彩兒 用綠包袱一襯 還得等晴天 先拿七個舊的一頂 然後叫你瞧新的（二十多水兒啦）用陽光兒一照 金黃黃彷彿不賴 可

有一節 棺罩只准瞧堵頭兒大扇兒（就是前後左右的整扇兒）棺罩大頂萬不能叫你瞧（早爛啦）按棺罩一說 出自外行之口 本行沒有棺罩之說 四個龍頭叫通棺 金頂叫火燄兒 頂架叫蛤蚧 底坐兒叫欄杆 加上大扇兒堵頭兒大頂 就是棺罩 其餘就是大棍抬竿兒啦 頂不講理就是零項 甚麼鑼封尺封兒 登坑下罐兒 看執事飯錢 槓夫的加錢 簡直的是贖人 再遇見外路人寄京 更不像話啦 真瞧見過 按著人頭數兒 講銀子的（每人幾錢）不論怎麼說 一過天橋算完事 只管活人好看 不管死鬼無益 而今日進浮華 越鬧越不像啦 甚至有用二三十兩的棺材 花四五十兩槓錢的 多愚

### 壽衣舖

哄神賺鬼的買賣 莫過於壽衣舖 所賣的物品 雖是真的 也跟冥衣差不多 甚麼陀羅經被咧 如意蓮花壽枕咧 男子的靴帽朝服咧 女子的

檀香首飾 衣服襪子一概俱全 這行買賣兒 大半出於外行所幹（半壁街才是內行哪）不足江湖之輩 就是市僧徒 沒事弄倆錢兒 或在 家 或設舖兒 淨窻外路到兒 弄點子碼綢片子 爛衣裳面子 用醬子 一糊 就賣人包的銀子 其實他一無手藝 二不會做 就仗著跟半壁街 去穿換 這面兒賣申錢 那面兒是賒賬 甚麼東大院兒咧 西大院兒咧 多嚙打起來 多塔算完 論他的真本兒 原得多少 可是你要甚麼 他有甚麼（現拿去）所以能夠賺人的地方兒 就在吃過牽兒（熟人）假如這家兒死了個人 或是不肯穿舊的（新的還不如舊的）或是指事辦事 哭哭啼啼 兩眼都急藍的時候兒 他們可就發財啦 只要中人可靠 拿了就走（稍不可靠他也不賒）東西是穿上啦 反正是不能脫 及至事情辦完 聽價兒罷 好幾十兩 不但不叫還價兒 還要市平滿錢 孝子 只可忍了肚子疼 中人鬧個對不住孝子 推究起來就叫夾嘆人 按這類 事 不能淨說他們冤人 總由於迷信所致 雖說不能叫死人光眼子 大

燕市積弊 愛國報雜印

卷三

十四

可以有甚麼穿甚麼 往往真有頂好的衣裳不穿（嫌舊又有帶子鈕子）偏 去買這宗醬子貨 彷彿要不穿壽衣 有點兒缺點似的 不知新的比起舊 的來 比舊的還舊 最可嘆的是 死人講究了一輩子 臨危鬧個肥大款 式 你說 現在對眼光兒 誰說也不行

### 陰陽

陰陽呼為二宅 又名堪輿 專會尋龍點穴 建宅安坐 甚麼先天八卦咧 後天八卦咧 東四宅咧 西四宅咧 反正是迷信求財的居多 大率以 乾坤兌艮為西 坎離震巽為東 再拿人的命宮一核計 就能叫人發財致富 其實要睜開倆眼 一毫正營業沒有 不論多好的宅宮 還是得受窮 說到看地呢 自古就有甚麼青鳥之術 未從塋葬 必須先得看看墳地 如何 即便舊墳地 都得瞧瞧山向 甚麼壬山丙咧 癸山丁咧 由性兒 一造覓 如要不靈驗呢 又說塋地不如心地 所以不差甚麼的人 都不

明白這層（越講究主兒越迷信）往往出大城 見許多石人石馬 坍塌倒壞 沒人兒管 大概許是當初沒看 不然怎麼會後輩沒人兒哪（真急）如以上所說 還是出在本人願意 受冤不受冤 人人都有自主的權衡 惟獨這批殃榜 可把人賺苦啦 不論誰家死人 萬也離不開他 按二宅開殃書 原為調查死者 有無刑項情弊（未必備）稍有不對 就可直接報官 由這一來 可就生出枝葉啦 聽破 甚麼殃高一丈幾咧 往那方散之大吉咧 又甚麼忌虎猴蛇豬咧 龍狗牛羊咧 好在還有個親人不忘 要是一概全忌 老家兒入殮的時候 孝子就得沒影兒 頂大的熊人 就在一個火字兒 只要聽見你的勢派兒一大 准得犯火七（能破）如果窮的剩了一桌一鐺的主兒 甚麼也就不犯啦 饒那們 他臨走還叫多小心呢 近來一改辦警察 種種行業大漲價 平常人家 都是四五吊的要錢（早先隨便）再加上淨宅 那更合式啦 真正拿手 就叫冤人

## 和尚戲

和尚為三教之一 而且清淨法身皈依三寶 所以稱為上人 遇有塵世間死亡的事 發大慈悲心 摩經超度衆生 使死者得以往生淨土 阿彌陀佛 這是多大的功德 就是我們封點兒香資 供養供養 也不敢說是買賣 無如近來一穿好形頭 一擺綉切模兒 念上經偷工減料 瞪著眼撒開了要錢 並且拿錢去養活內掌櫃的 可不能不算買賣生意啦 既是買賣生意 就只好叫作和尚戲吧 就算是迷信 都不大通情理啦 按接三放燄口一事 以迷信說 應當在戌亥二刻 才算是這天的事 溜溜的放到天亮 豈非是四天啦 而且瑜珈燄口 向分南北兩種 唱的腔調亦不相同 後來七個和尚之中 有會南的 就有會北的 所以才擠出南北混的腔兒來 即如菩薩托兒吧（就是某某菩薩摩訶薩）南的有過七星兒（羅鼓點兒）北的沒有過七星兒 而今菩薩托兒六句讚兒（楊枝淨水遍灑三

閱報諸君 將此頁 千萬按日存留 以備裝訂成冊

千之類) 都念南的餞口 可又放北的 還外帶著明明寫著三稱 忙了硬  
念兩翻兒 在早年接三 都講究楞嚴咒 大悲咒 心經 要祭三回靈  
而今就是大悲十小咒兒 往生咒啦 闍家靈前還祭兩次 窮家兒一回就  
完 要說到零錢 不論窮富 可是一概而論 亂後這一長行市 可稱孩  
兒大如娘 就拿七衆晝夜經說吧 鋪排早晚飯錢 鎮壇星斗錢 交湯錢  
紅綠布 四對墩燭 兩對雙包 六分錢糧 爐食餈餈 香斗的老米  
九分兒觀錢 (照例雙份兒) 臨走的挑兒錢 (晚上照樣一份) 還得加散花  
兒解結的錢 (銅子不能穿線稍受點兒影響) 早响的點心 夜裏下臺面  
(就苦了响午的糖餅啦老提倡不開) 淨零錢先得七八十吊 鹹價錢還得單  
說 頂不講理 是花錢叫的買賣生意 就當給人家好好兒的唱 那知道  
荒腔走板帶馬前 還硬叫喪家給他們磕頭 (早年不爭價兒的舊例) 不信  
大家留神 餞口唱到啓告十房一切諸佛的地方 應當大眾默念心經一卷  
叫他們撫心自問 准是吃煙灰丸的時候 要是闍家總得歇兩刻 窮家

燕市積弊  
愛國報館印

卷三

十六

兒不過一分鐘 由此看來 這行買賣弊病夠多麼大 凡稍有普通知識的  
主兒 大可以斟酌斟酌 若嫌辦事不熱鬧呢 莫若唱別的玩藝兒 若怕  
叫親友們看著圖省錢呢 何妨提出這筆款項 作為亡人的遺捐 登在報  
上 夠多麼好看 豈非一舉兩得 噯 就怕說亡人得不了好處 那就沒  
法兒說啦

### 小人兒行 (念行)

北京漢人出殯 有種喪鼓鑼鼓 名為小人兒行 配上官鼓大號 就叫乾  
三件兒 凡是用十六槓的小家主兒 都得要他 彷彿滿洲所用兩根門簾  
八根兒曲擔 一把映日傘 一乘小轎兒似的 往往三半堂兒裏 也有  
用小人兒行的 不過顯著貧的慌 這個買賣兒 北京還是獨行 別處兒  
還沒有 只要槓房一傳 總是兩樣兒併行的時候兒多 按規矩說 喪鼓  
這班兒 是十一個人 四傘 (代背鼓) 鸚鵡 功布 四個人打鼓 一個

未完